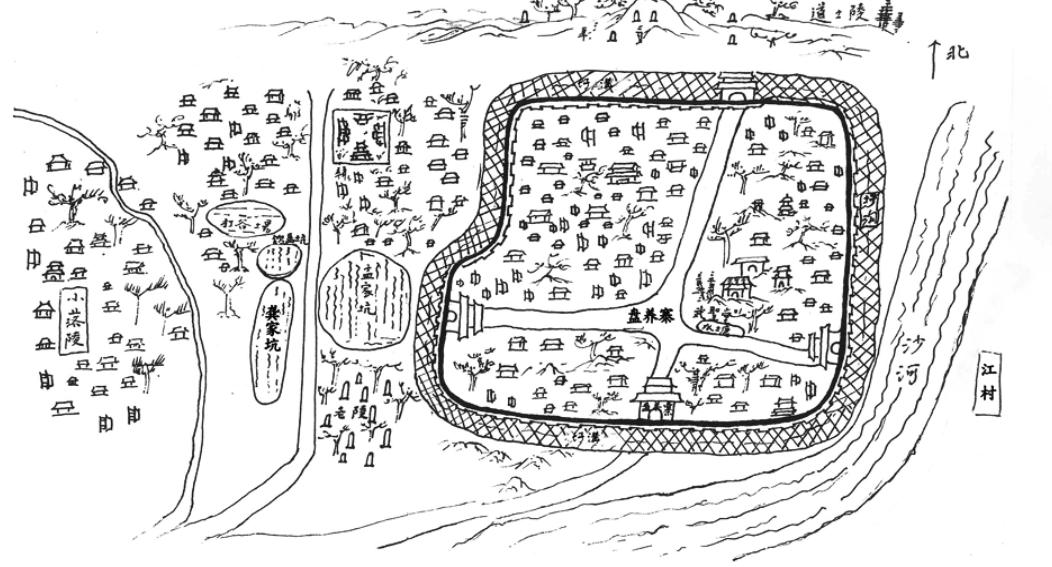




清末民初孟家楼地理示意图



孟养寨东寨门外圩沟遗址。

由山东邹城孟府向西南10公里,广袤的邹西平原上有一座小村庄——孟家楼。此地田畴沃野,东有沙河伴村而过,灌溉便利,宜于农耕,现有村民2000余人。它像中国千万个村庄一样,在儒家文化浸润下,形成了“惟鲁质朴,士甘寒俭,耻奔竟”的性格,村民大多敦厚质朴,生活平淡而又静谧。

关于这座村庄的历史,历经战火侵扰、风雨侵蚀,在方志文献中仅有浅略记载。笔者博士毕业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忍青史成灰、文化沉落,以史料、方志、家谱等文献资料为基础,多次进行田野调查,辑录口述材料,以期书写村庄数百年变迁史,赓续村庄记忆,留住悠悠乡愁。

这座有两千多口人的村庄以“孟家楼”为名,但村民却以许姓为主。根据元至正七年(1347年)《大元故莱阳县尹许公墓碑铭》所记许氏先祖许让生平可知,许氏祖辈世居邹县,后北迁到庄朱里(今邹县河套庄)。

从元晚期到明万历初年的200余年间,许氏家族谱系尽失,宗派不辨。根据孟家楼许氏族人回忆,孟楼许氏主要分两宗,一宗在明万历初年由邹南河套庄陆续迁居于此,另一宗在明末清初由江家疃许家一支搬迁于此。

许氏先民将此地取名“西疃”。在这片水美田沃的富足之地,许姓子孙代代繁衍,渐兴渐旺。早期的许氏先民忠义勇武,老祖许宏瑞、许宏清两兄弟就曾参军护国,最终战死沙场,留名青史,为家族赢得了荣誉。然而,在明末清初的百余年间,西疃只能算是许姓先祖群居的小聚落,以散村的形态存在,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和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纂修的《邹县志》里社志中,西疃还不曾载入县志。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子第64代孙孟尚玙、孟尚玑两支由邹县南关孟府大院分家后搬迁到西疃。尚玙、尚玑两兄弟为孟子第63代孙孟贞仁之子,孟贞仁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孟庙祀事。

在清代,朝廷和地方从崇儒尊孟出发,对孟府多有馈赠,亦有优免差徭的待遇。尚玙、尚玑两支迁到西疃之后,分得祭田99亩,后又利用官府优渥的待遇,不断追加添置。当时,孟氏所迁之地位于西疃之西,此地地势低洼,雨季经常积水。孟氏族人来此之后,就近掘土积台,在聚落之南挖出一个深约5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水塘,俗称“孟家坑”,在坑北侧建两层小楼一座,邹西地区多为平原,楼宇格外醒目,过往路人行经此处,见此地有孟家所盖之楼,便以“孟家楼”来称呼此地,从此,小村庄便有了世人熟知的名字。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改道山东入海。为应对匪患,官府要求各里社编练乡勇,村庄挑筑大寨,以求自保。根据村民回忆,孟养寨(孟家楼寨)大约修建于此时。

孟养寨整体格局大略呈长方形,东西宽、南北窄,周遭3里有余,寨周边为厚实的夯土砌成的圩墙,墙体下宽上窄,墙外直挺峭立,墙内有缓坡,方便寨民登墙,墙顶可供两人并排通行,墙上开有垛口,以供瞭望防守。圩寨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寨门以供出入,寨墙之外是一丈宽的壕沟,沟中有水,绕寨环流,村人称为圩沟,以吊桥与寨外相通。此寨主要由许姓族人共同筹集资金、募集人力、督促工程以及布置防御,族人称此寨为“孟养寨”,缘于寨内地势,寨内有一条自东北卧龙陵向西南沙河延伸的高岗,蜿蜒数里,形状如龙吸水,便取“盘龙水养”之

意,命名此寨为“孟养寨”。但是外人还依旧以“孟家楼”称呼此地,称之为“孟家楼寨”。

虽被称为“孟家楼寨”,但从清乾隆年间迁居于此,已定居百余年的孟氏后裔并不在寨内,这其中的缘由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简言之,因为地缘和宗族的关系,许氏和孟氏两大姓之间多有龃龉。后来在孟府的介入之下,要求当地孟氏加强与其他姓氏之间的来往,情势逐渐缓和。自此,许孟两家的走动渐趋频繁,间有通婚,关系日渐紧密,原本坚固的圩墙也被扒出多个口子,方便寨内外人员往来。在遇到匪患侵扰之时,居住在寨外的孟、龚等姓族人也会到寨内避乱。

这一时期,孟家楼的各姓族人坚守圩寨,匪退耕作,匪来守御,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守护着一方安宁,孟家楼也迎来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村民许淑江,天性笃厚,刚直过人,乐善好施,经常周饥恤贫,近邻有十几户家境贫寒者曾向许淑江借贷,期限已到仍无偿还能力,许淑江将借券全部焚毁,慷慨捐助。

孟家楼另有龚姓一族,有兴办学堂、德润桑梓之功。先祖龚子名(音)原为邹县孟府户,为孟尚玙、孟尚玑两兄弟的管家。曾孙龚景清为清朝贡生,在孟养寨外兴办私塾,教授近邻子弟,学生最多时达20余人。逝世后,侄子龚茂林接替办学,龚家学堂前后传承近百年,孟夏草长,弦歌不辍。

时至民国,邹县境内“盗贼蜂起,打家劫舍,绑票焚掠”,著名的土匪有刘桂堂(刘黑七)、李兴泉(李老八)、巩传典、王怀玉、黄有路等人。

孟养寨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人为损坏,墙垣多有倒塌,壕沟失浚,城门破败,失去了防贼御匪的功能。面对当时动荡的社会局面,在许家族长许孝祥的带领下,孟养寨民开始筹划重修圩寨,许孝祥字兆吉,是年高德劭、望重乡里的“乡饮大宾”,其子许让会时任唐村镇镇长、乡农协会长。在许孝祥、许让会父子二人的召集下,孟养寨开启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寨”行动。

为确保家乡安全,大家踊跃捐款捐物,积极响应修整圩寨。全寨上下和在外经商为官的孟家楼人,大家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仅用数年,便在破败不堪的圩寨基础上,修整成一个东西宽约1.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的牢固圩寨。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农历九月,盘踞峰山的匪首李兴泉得知孟养寨内户富粮足,便给孟养寨下通牒,索取保护费,不然就血洗孟养寨。孟养寨民在村长许孝磊的组织下,村民们架起将军炮、准备抬杆大枪,红枪会负责在寨门楼昼夜值守,察敌预警,寨内每家每户预备红缨枪,妇女老幼造饭送饷,准备随时应战。

得知孟养寨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李兴泉安插奸细佯装到寨中走亲戚,提前潜入孟养寨,将寨内防御情况和各家底细打探清楚。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晚,李兴泉召集土匪200余人围攻南寨门,提前潜入的奸细与寨外土匪里应外合,在寨内多处放火,寨民惊慌失措,瞬间大乱,寨外土匪趁机猛攻,许孝磊带领青壮寨民拼死抵抗。以许来金为首的红枪会身先士卒,与土匪展开殊死搏斗,虽身负重伤,仍毫无怯意,直至战死。寨民与土匪激战大半夜,终因力量悬殊,力竭垣破。土匪进寨后,寨内四人被杀,房屋焚毁百余间,牲畜被抢掠110余头。此外,土匪绑架孟昭升等28人为人质,勒索寨民拿钱赎人。全寨所有家庭,无论家中有无人质,均变卖土地家产,筹钱赎人。经此一战,孟养寨共被迫出卖土地上千亩,很多家庭因此倾家荡产,被迫远走他乡。从此之后,坚固的圩寨再也无人管理,高高的圩墙也失去了御匪保民的作用,圩墙顶被后人遍植树木,郁郁葱葱,成为村民纳凉的绝佳去处。

到上世纪70年代,随着村内人口激增,筑屋建房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孟养寨的圩墙和寨门全部拆除,大部分壕沟被填平。目前仅能在村东侧看到未填埋的一段圩沟,和村西南角那处蕴藏历史故事的“孟家坑”。

孟家楼像中国千万座平凡的小村落一样,渺小普通而又坚韧厚重。这部小小的村庄发展史,浓缩了中国历史的宏大变迁,凝聚了故土后人对乡愁的无限眷恋,如一首唱不完的歌,古意苍茫而又蕴含生机。

【故地往事】

薛河
孕育文明七千年

□杨建东

薛河发源于枣庄市山亭区的米山、柴山,向西经滕州市、微山县和江苏沛县,汇入南北走向的古泗河,全长150公里,宽200—300米。从北岸发现的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人类依河而居依水而生。最近几十年来,考古人员在河水中及两岸发现了猛犸牙化石、树木化石、北辛文化以及夏代奚仲造车遗址、孟尝君建造的古薛城、大量汉墓、隋代石桥、唐代伽蓝寺、宋代龙王庙。明初,成群结队的操山西洪洞口音的乡民在薛河两岸安顿下来,此后,愈来愈多的村庄挤满两岸。近二三十年,有的河段干涸,几成废河。

1997年冬季,薛河微山段清淤工程中在河底发现猛犸牙和树木化石,猛犸的生活时代是地质第四纪的第一世,距今180万—1万年。在那个洪荒时代,河两岸有树林,有动物,动物死在水里或被洪水冲进河里埋没于河沙几万载,坚硬的牙齿变成化石。这是考古中发现的年代最久的薛河遗物。

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看中薛河两岸利于生存繁衍,便在岸边群居下来,用石刀、石斧、石锛砍树割草造屋,用泥土捏制陶器作炊具,石镰、石匕、石刀、石鱼镖围猎小动物或逮鱼,用动物骨磨制针、笄,就这样生存下来。1978年山东考古所和滕县博物馆发掘了这处遗址和墓葬,出土2000件陶、石、骨、角、蚌质文物。陶器为煮肉、贮水、贮食的生活用品,罐、鼎、釜、壶、碗的外表饰多种纹饰,石器的艺术磨制、陶器的艺术纹饰、葬礼礼制都反映了薛河文明的起源。考古人员据碳14测定遗址为7300年前,依村名定为“北辛文化”。是薛河两岸最早的人类遗迹,“北辛文化”于1982年向世界公布并编入教科书,鲁南、鲁西南考古界以“北辛文化”特征作标尺给新发现的古遗址作断代依据。2010—2012年国家博物馆与山东大学联合在薛河流域考古调查,摸清了滕州河段的160处大型遗址,证明滕州薛河流域是山东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遗址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河北岸的滕州官桥镇和张汪镇接壤处有一座薛国故城,夏商时已称薛国,现存4—7米高的残垣,周长10615米。这里是春秋时期古徐州首府,战国时期齐国吞并薛国,此地便为孟尝君封地。战国、秦汉的贵族和商贾居住城内,村庄居于城外。1978年这一带修筑铁路,文物部门在城外发掘了百余座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及刻铭文的列鼎。其实,仍有大量墓葬沉睡在薛河两岸,重要的薛文化之谜掩埋在黄土下与河水一样默默无闻地迎春送秋悄悄增添年岁。

依河而居的人们受河水滋养,死后也不远离水,许多汉画像石墓就砌筑在两岸,当时的石壁画像像是为了阴司富贵,视死如生,今天来说就是汉代生活实录,汉代百科全书,民间的生活、信仰、礼仪在画像石上都有表现。社会发展到隋唐,民间的佛教信仰相当兴盛。1997年微山县薛河段清淤工程中考古工作者历尽艰辛收获了60余件隋唐寺院的珍贵用品,尤其6块隋唐碑记载薛河水势、流向、终点及周围的古迹、名人、桥梁、地理。从河底出土的这些文物上考证,唐开元年间佛事兴盛,百姓安居乐业,会昌五年天下灭佛,河南岸的寺院被拆除,寺院用品都扔入河中。付村镇的河段出土宋天圣五年碑,记载河两岸大旱,庄稼枯萎,乡民齐聚河岸上的龙王庙设脯祈雨,龙王显灵,天降大雨,乡民感恩,捐资修庙。明代正统六年大旱,河南岸的地主王原无偿放粮赈灾,英宗闻讯,给予官职,王原婉拒,英宗写了褒词,地方官刻在碑上立于南岸。

薛河孕育了许多历史名人。战国时期孟尝君是齐国相国,派门客冯驩回薛河两岸收租,冯驩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将穷困潦倒的百姓的债券烧掉,谎说孟尝君惜民之心。为此,孟尝君干生气没办法。一年后孟尝君被免职返薛,百姓百里迎接,孟尝君十分感动,于是就有了“焚约市义”的典故。冯驩又给孟尝君设计了三个保身复职的计谋,于是就有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战国时期薛人毛遂官游赵国,自荐使楚,不辱使命。他死后葬于故乡薛国,就有了“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成语。夏代发明马车的奚仲,辅佐商汤的仲虺,汉初儒宗叔孙通,西汉丞相公孙弘也是薛国人。

薛河两岸的薛文化是很厚重的一本史籍,翻开页码闪烁着历史光辉。